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通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朱士行一
支孝龍二
康僧淵三
竺法雅四
康法朗五
竺法乘六
竺潛深七
支道林八
于法蘭九
于法開十
于道邃十一
竺法崇十二
竺法義十三
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勸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

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
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
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
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
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
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
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
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主
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
咎也王即不聽賚經士行深懷痛心
乃求燒經於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
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
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
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
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
送至陳留倉恒水南寺時河南居士
竺叔蘭父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
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
果因改勵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
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
道士蓺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為
晉文稱為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
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
時寫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本十四匹縑令寫為二十卷士行遂

隨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
時寫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本十四疋縑令寫為二十卷士行遂
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
之薪盡火滅尸猶能全衆咸驚異乃
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
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
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
散形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
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
以為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敳並結
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
曰大晉龍興天下為沙門何不全髮
膚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
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
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無心於貴而
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
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
龍既素樂無相得即披閱旬有餘日
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
贊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
彌漫蘭風肹響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
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

[illegible]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譯經録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匃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瑘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諮稟時依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

高僧傳 第[illegible]張 庚

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諮禀時依
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

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
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毗浮相曇
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釆灑落
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
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
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
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僞趙
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
經見雙樹鹿苑之處欝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
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
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
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
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誦經一人
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
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
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
乃停六日為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
興房中皆是香花乃悟其神人因語
朗云比房是我和上已得無學可往
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
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

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

階謂朗從階謂四謂朗云君等誤參
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
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

尚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
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
業道雅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
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
終孫綽為之賛曰人亦有言瑜瑕不
蔵朗公囗囗能韜其光欲終慎始研
微辯章何以取證氷堅履霜朗弟子
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
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
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
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為像朝夕礼事
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即
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人幼而神悟超絶懸
鑒過人依竺法護為沙弥清真有志
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関中且資財
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
道德偽往告急求錢二十万護未荅
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曰和上意
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
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
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

非賫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
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
意於是師資名布遐迹乘後西到燉
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勸使夫
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
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
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豊少有機悟
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
士季顒為賛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
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潛字法深姓王瑯瑘人晉丞相武
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
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
故孫綽賛曰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
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彫飾照足開
矇懷抱之内豁尒每融潛伏膺已後
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
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
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
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百晉永嘉初
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
王茂弘大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
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
内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

及中宗肅祖昇遐王庾又薨乃隱迹剡

肉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

及中宗肅祖昇遐王庾又薨乃隱迹剡
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
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
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
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
逵請潛以上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
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
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
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
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礼弥篤潛嘗
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惔惔嘲之曰道
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
貧道見為蓬户司空何次道懿德純
素篤信經典每加祗崇遵以師資之
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祀潛雖復從運
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仰山
遂其先志於是逍遥林阜以畢餘年
支遁遣使求買仰山之側沃洲小嶺
欲為幽栖之處潛荅云欲來輒給豈
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麗道人
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
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
網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

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

綱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

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
今在剡縣之仰山率合同遊論道說
義高栖皓然遐迹有詠以晉甯康二
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
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
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
篤勤匪懈方頼宣道以濟蒼生奄然
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万星馳驛
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
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蕩
以宇宙為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
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
友志業強正愽通衆典甞從潛受阿
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
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智者必取汝為五
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
剡縣城南臺寺焉竺法藴悟解入玄
尤善放光波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
功而以草隸知名甞遇康昕昕自謂
筆道過識共昕各作右軍草傍人竊
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甚見重
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
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贊
不復具抄

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
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贊
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
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
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
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
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者
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
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深思
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
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
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
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
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
逸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郄超孫綽桓
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
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
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
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
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
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
篇羣儒舊學莫不歎服後還吳立支山
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與遁書曰
思君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

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

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與遁書曰
思君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

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
殆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
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
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
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
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
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遁既還剡
經由于郡王故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
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
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衿
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
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
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禀學時或
有墮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
之勤之至道非弥奚為淹滯弱喪神
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
心內馳殉赴欽渇緬邈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護施達
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
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
志無為寮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
陰豁虛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
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
[illegible]

陰翳虛四支非指喻指絕所莫離妙
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
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己
拔俗有違兼濟之用遁乃作釋矇論
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
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
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
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追蹤馬
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
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
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
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
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審得遁
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
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
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
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詞往詣遁
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
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
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緇鉢之王何也
郄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嵆中散安
曰嵆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
安曰亹亹論辯恐殷制支拔直上淵
浩實有慙德郄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

安曰蠹蠹倫辯邪尋御支披直上

浩實有懃德郄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
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絶一人而已道
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
告辭曰道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
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
法出佛聖彫純反朴絶欲歸宗遊
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
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
慈愛之孝蠕无傷動銜無恤之哀永
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
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
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
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
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勌道遊靈模日
昃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振天下清
風既邵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
儀弘敷至化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
之弘議絶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
路若然者太山不婬季氏之旅得一
以成靈王者非圓丘而不禋得一以
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
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咒不加靈玄
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

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亨之宇常無為

德交被民荷冥祐悏悏六合成吉祥

嘉倡倡夫竟　第十四丈　虞

之宅洋洋大晋為九亨之宇常無為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然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殺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菉跡長阜漱流清谿繿縷畢世絶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屢蒙引見優以賓礼榮以徽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摸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翔赴漢千本蕃魏皆出處有時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静乖衷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将困非據何能有為且歳月僶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延首東顧孰能無懐上顧陛下時蒙放遣歸之林薄以為養鳥所荷為優譴露板以聞申其愚管褭粮望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豊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𥝱前至近道而坐謝方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

至近遁而坐謝万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
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
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収迹剡山畢
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愛而養
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
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尒冲
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
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
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
投卵於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
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
山中住至於名辰猶還塢中或問其
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輒移旬日
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
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
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
厥冢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郄超為之
序傳袁宏為之銘賛周曇寶為之作
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
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
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
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
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
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
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
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六張　享
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

以未悟世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為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欻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

高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
不群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欻然歎
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
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
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
贊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
馴洽虎兕别傳云蘭亦感泉漱水事
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
𣶏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與以洽見
知名𣶏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
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
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
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
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
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
欲為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
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升
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
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
于公視脉旦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
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
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
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
開難高平郗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

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

[illegible]

開難高平郄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

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
為之贊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
在埸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不然遐討
有絜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
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
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
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
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
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耶故東山彥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
至哀帝時累被詔徵乃出京講放光
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
辭還東帝戀德慇懃贈絹及步輿
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
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
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
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為之目曰才辯
縱横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
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

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内外該
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
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

蒙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内外該
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

論護公常稱遂高簡雅素有古人之
風若不無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蘭
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
澤在東移遊履名山爲人不屑毀譽
未嘗以塵近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
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
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
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
綽以遂比阮咸咸有累騎之譏遂有清
令之譽可得爲疋孫綽曰雖迹有窪
隆高風一也喻道論去近俗中有竺法
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遂識
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
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人少入道以戒節見
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記而無長
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爲
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
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
山茅庵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
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
每盤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衿頓契自
以爲得意之交也崇迺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餘年傾蓋于兹不覺老之將

以為得意之交也崇迺歎曰緬想人
高僧傳卷第四　第二十丈　廣
外三十餘年傾盖于茲不覺老之將
至後淳之别遊崇咏曰晧然之氣猶在
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
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
去時剡東仰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
瑯瑘人晉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避
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
落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万里水初
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
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
言深曰物尠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
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栖志法
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花後
辭深出京復大闡講席王導孔敷並
承風欽義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
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
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
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
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
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
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
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高僧傳卷第四　第二十一丈　盾
有四矣帝以錢千万買新亭崗為墓

講說晋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高僧傳失第四　卷二十六　虔
有四矣帝以錢十万貫買新亭崗為墓
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
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
鑾旆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
因為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謡
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
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
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
神情爽拔卓尒異人性度温和鄉鄰
所羡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礼求同郡
楊德順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華
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瞀
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礼苕華母亡
頃之苕華父亡度母亦卒度遂覩世代
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
度迹抗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
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
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礼不可頓廢令
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
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顧
并贈詩五首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
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
人生一世間飄忽若風過牖榮華豈不

并贈詩五首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
地長且久巨石故亘消茅子亦難數
人生一世間飄忽若風過牖榮華豈不
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
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
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髡
空以宮有不道妻區區但令君恤後
度卷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
道以濟万邦安親以成一家未若弘
道以濟三界鬚膚不毀俗中之近言
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
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
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
王之服八珎之饍鏗鏘之聲曄曄之
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涅
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
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
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
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
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
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
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
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茅子豈
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
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

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御之不
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别離
矣万世因縁於今絶矣歳聿云暮時
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
者當以及時為務御年徳並茂宜速
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
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
住儵忽歳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
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
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
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既志懐
匪石不可迴轉莕華悟亦起深信度
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眹曇音
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内又
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鴈
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巻第四